

妈、小弟和他租了农家一间房住下了，爸、哥、姐还在城市里守家。三月从山上看望美军轰炸自己住过九年的城市。没掉眼泪，只感到熊熊火焰顶好看，又预感到战争快要结束。

八月妈让他去邻村做件小事，做完，顶着火辣辣的太阳，手里紧握着一根黄瓜当做“矿泉水”回来，在村口拐个湾儿就碰撞一个盲人。按摩的不知自己碰到的是个小孩儿，以对大人说话的口气说：哟，对不起……出下大事啦……，啊……。他还不懂出了什么事。回到家，妈和房东阿姨抱在一起哭着。“天皇”才宣告败战了。他感觉到妈她们哭泣声里夹杂着一点喜悦，是他还小看不透大人们心理的缘故吗？

回到城市，幸而自己家没被烧掉。但周围一片被烧光，变成凄凉的人工原野。小孩儿们很有乐观，把这一片原野马上变成为他们冒险的小天地了。

朝鲜半岛地图上的你退我进你进我退的战况使他觉醒了。他把眼睛放到远处，放到世界。几次参加“禁止原子弹世界大会报告会”，台上发现排除万难而来的中国代表团，跟他们，跟各国来的代表们，跟几万日本群众一起喊口号，心里有说不出的亢奋。

他老了，一眨眼工夫儿他老了。年快花甲了。尝过好多次失恋的滋味儿。他最爱的人，没有他爱他们那样爱他。一个还没有认清她以往犯过的罪恶，一个还在进行可怕而不能允许的试验。

今年夏天太热。天一热起来，他就回想到一个情景。年轻的他，站在一个大城市的闹街，向走路人呼吁：反对核武器的试验、生产、使用！他面前走过去很多人。穿着时装的姑娘们，提着皮包的绅士们，都匆匆忙忙地走过去，没有一个注意到他。突然，有一个老太太，身上背着又大又重的包袱踉踉跄跄走近来停着脚，卸下大包袱，从肚子边掏出肮脏的钱包，粗糙的手拿出五百块钱往他手里塞说：辛苦了，请替我多多努力一番。说完又背起包袱来，走过去了。

年轻时候围绕着他的很多美丽的东西，不知都哪里去了，也不知能不能回来。国破五十年了，一眨眼就五十年了。但，他的恋爱季节还没有完全结束。他还在梦想……。

（嘎）